

再论恩格斯历史合力论研究中的几个关系问题

叶泽雄

【内容提要】学界关于恩格斯历史合力论思想研究至今仍然存在一些尚待进一步厘清和深化的问题。在这些问题里，既涉及目前研究中尚存争议的问题，也包含有待发掘和深入思考的问题。本文依托历史合力论形成的时代和理论背景，根据恩格斯前后一贯的思想，就历史合力论与唯物史观之间的关系、历史规律与人的自觉活动之间的关系以及恩格斯历史合力论与马克思历史动力论之间的关系等问题提些管见，以求教于同仁。

【关键词】恩格斯 历史合力论 唯物史观 历史规律

作者简介：叶泽雄（1956-），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武汉430079）。

近些年来，学术界围绕恩格斯历史合力论思想已在许多方面取得了可喜的研究成果，但从总体上看，仍有一些问题尚待进一步深入思考和深化研究。本文依托历史合力论形成的时代和理论背景，根据恩格斯前后一贯的思想，就历史合力论与唯物史观之间的关系、历史规律与人的自觉活动之间的关系以及恩格斯历史合力论与马克思历史动力论之间的关系等问题提些管见，以求教于同仁。

一、历史合力论与唯物史观之间的关系

历史合力论的形成及其与唯物史观的关系，学界存在着不同的观点：既有将二者等量齐观的“等同论”，也有用前者取代后者的“替代论”，还有认为前者是对后者的进一步说明或展开的“补充论”等。对此，笔者有些不同的看法。

众所周知，恩格斯历史合力论的提出并非偶然，而是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和理论背景的。在恩格斯晚年，唯物史观遭到了来自两个方面的歪曲和质疑：一方面是来自以德国保尔·巴尔特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学者，另一方面则是来自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青年派”。前者把唯物史观歪曲为“经济唯物主义”，把承认历史必然性同机械决定论、社会宿命论混为一谈；后者则不能唯物辩证地理解经济决定与人的意志作用的相互关系，认为历史是完全自动地形成的，丝毫没有人的参与。恩格斯的历史合力论正是为批驳这两方面的错误观点而提出的。为此，恩格斯历史合力论的提出必然包含着两个目的：一是捍卫唯物史观，二是阐明人在历史中的作用。

针对资产阶级学者对唯物史观的恶意歪曲和攻击，恩格斯郑重指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

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而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向前发展。”^①应该说,强调物质生产或经济因素的历史决定作用,是马克思恩格斯坚守的一贯思想。不过在这里,我们注意到恩格斯前后用了两个“归根到底”,而这两个“归根到底”的意义不尽相同,它体现了恩格斯对“经济状况”的唯物辩证的把握。前一个“归根到底”是要说明,“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是人类历史得以可能的前提。也就是说,生存是人类的第一个最基本的需要,相应地,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种需要的物质资料本身。由此可知,对物质生活资料的依赖,因而物质生产的优先性和必要性及其对人们从事其他社会活动的制约和支配,这就是“经济状况”具有决定性的内在根据。后一个“归根到底”是要强调,在“经济状况是基础”的前提下,恩格斯提醒人们不要把唯物史观当作标签到处乱贴,而不去对社会历史做具体的考察和分析。在恩格斯看来,整个历史过程的决定因素是经济状况,但是就某个具体的历史事件而言,它的出现或形成往往要受到诸多偶然因素和或然变量的影响和制约,“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往往成为该具体历史事件的决定性因素。这即是说,并非任何社会变化和历史变迁都必须从经济上得到直接或唯一的解释。

为了解开当时德国一些青年学者心中的谜团,即唯物史观是不是只承认经济是唯一决定因素?人是历史的创造者抑或只是历史实现自己的工具?恩格斯也给出明确回答,承认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是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并不意味着否认人在历史创造中的地位和作用。他说,我们不仅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而且我们的“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所以到目前为止的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但是,各人的意志……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②

可以说,这一段话是学界公认的关于恩格斯“历史合力论”思想的集中表述。但问题是,恩格斯的历史合力论思想的真实内涵是什么?在这里,结合恩格斯的一贯思想,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值得澄清:其一,许多单个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的“合力”不可能为负数或等于零,也不等于没有方向、没有规律。法国学者路易·阿尔都塞认为“恩格斯固然看到对垒的各种力量可以互相抵消或互相妨碍……但在这种情形下,谁能够向我们证明,总的合力一定就不等于零?”^③这种说法显然是站不住脚的。个人总是从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的”,因而个人的意志和力量只有融合为一定的整体,如阶级、阶层或社会集团的意志和力量,才能实际发挥作用。在阶级社会里,不同的阶级、阶层或社会集团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相应地,历史的结局或结果取决于历史过程中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95-69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97页。

③ [法]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14-115页。

同主体意志之间的相互冲突的状况，取决于历史合力中诸分力的力量强弱对比及其与其他分力的关系。更重要的是，无论人的意志是以个体的，还是以阶级的形式出现，历史事变往往表现为一定的先进阶级与腐朽、没落阶级之间为了自身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而展开的直接或间接、流血或不流血的政治行为或武装冲突。在这一过程及其结局中，或许不同利益主体的受益状况不尽相同或相差较大，但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为负数或等于零。我们记得，在反对封建主义的过程中，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农民及其同盟军的意志愿望是一致的，尽管胜利的果实最后被资产阶级所攫取，但其他阶级和阶层的经济状况、人身自由以及社会地位等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改善或提升。这也是我们常说的，奴隶制较之原始公社制、资本主义较之封建主义有着巨大历史进步的原因所在。其二，“历史结果”如果出现“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也只是在一定历史阶段上的特殊现象，只表明历史规律在自发起作用。由于旧式分工和私有制的存在引起人们之间的利益冲突以及由此造成的人的活动过程和成果的异己化难以避免，“所以到目前为止的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这里的“到目前为止”，指的就是自有史以来到现在（资本主义阶段），人类社会的历史还是盲目的、不自觉的发展过程，还类似于自然史，马克思称之为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在这个时期，人们是不可能按照共同的意志，根据共同的计划从事历史创造活动的。依据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理想规定，只有到了共产主义，人们的意志和行为才有可能从盲目性走向自主性，从相互冲突走向相互协调。人“才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①，进而以自觉的社会结合主人的姿态成为自然界的真正主人。在那样一种历史阶段，“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就让位于按照社会总体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②。

由上述分析可知，历史合力论的形成及其与唯物史观的关系，不能简单地用“等同”“替代”或“补充”等来说明。从其时代，尤其是理论背景上来说，唯物史观无疑构成了历史合力论的理论前提，而历史合力论又进一步深化了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关于后者，我们在下面的讨论中还会论及。

二、历史规律与人的自觉活动之间的关系

在恩格斯看来，历史是人们自己创造的，但这种创造并非总能达到人们的预想结果。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恩格斯就已论及了这一问题。在致约·布洛赫的复信中，恩格斯又进一步强调了这一问题。

对于上述问题，传统观点大多停留在恩格斯论证人类历史发展有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性上，其实这是不够的。尽管面临“预期与非预期”的矛盾，恩格斯紧接着补充了下面一段话“历史事件似乎总的说来同样是由偶然性支配着的。但是，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③在这里，恩格斯的主要意图并不在于强调人们熟知的人类历史发展有着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而在于进一步阐明人类历史发展及其规律表现一刻也离不开人的意志、目的的“纠缠”。对此，在谈到社会发展史有别于自然发展史时，恩格斯就明确指出“在自然界中……全是没有意识的、盲目的动力，这些动力彼此发生作用，而一般规律就表现在这些动力的相互作用中。在所发生的任何事情中……没有任何事情是作为预期的自觉的目的发生的。相反，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3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3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47页。

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① 历史与自然之间的这种“有人与无人”“自觉与自发”的差别，无疑向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深层次的问题：在社会历史领域，历史规律与人的意志、目的活动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它们之间是截然对立的，还是彼此相容的？如果是前者，那么人类历史的发展就表现为一种“铁的必然性”，谈论人的目的、意志的存在及其作用也就没有任何意义。显然，这不符合历史的真实。如果是后者，那么就要说明它们之间是如何相容以及相容的契机或力量是什么。

对于恩格斯历史合力论蕴涵的这一重大关系问题，长期以来并没有真正进入人们的理论视野。尽管人们在讨论其他哲学问题时不时涉及这一关系问题，但对它的解答迄今为止并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在西方哲学界，对于历史规律与人的自觉活动（自由意志）的关系，很少有人持绝对对立的态度，大多持各式各样的相容的“兼容论”。但在说明这种兼容的时候，很多人或者诉诸不可知论，或者借助于现代科技的发展予以说明，结果却是弱化了规律的作用。因而从总体上看，很难见到有说服力的分析和论证。而在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传统中，对于这一关系问题的解决方案，大致可分为实体性和主体性两种思路：（1）实体性思路着重强调历史规律的客观性，将人类的历史及其发展视为一种外在于人及其自觉活动的纯客观进程。显然，这是一种排除人及其能动作用的机械决定论思路。（2）作为对实体性思路的回应，主体性思路提出的“可能性空间”理论认为，规律只是对事物关系展开幅度、范围的一种限定，在规律允许的幅度和范围以内，人们有着自由选择的“可能性空间”。但问题是：人所据以进行自由选择的能力从何而来？人的选择为何局限于历史规律所支配的幅度和范围之内？事实上，这一思路因其最终不能摆脱历史规律的总体制约而不得不重新回到实体性思路上来，从而亦无法给出二者统一的实现路径。

笔者认为，要合理地阐释历史规律与人的自觉活动之间的关系，必须突破上述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将二者共同纳入人的实践过程予以考察才有可能。在马克思实践观的视野里，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既如此，历史规律也就不能游离于人的有目的的活动之外。这也就是说，人类历史本质上是人类实践的历史。人通过实践活动创造着自己的历史，也就同时创造了人在其实践活动中所必须遵从的规律。在这个意义上，实践活动内在地蕴涵着遵循客观规律和合乎人的目的的双重要求，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在社会历史领域，尽管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是有预期目的的，尽管这种“目的”要以承认和遵从“合规律性”要求为前提，但合规律性要求如欲贯彻到底，也必须把人的活动及其结果的合目的性要求涵摄于自身之内。人类不仅要探寻自身历史如何合规律性地向前发展，更要探寻这种历史如何按照人的意图和意志、合目的性地向前发展。为何我们要强调说：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状况，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要求？因为生产力的发展或迟或早会导致生产关系乃至上层建筑的调整与变革，这既是社会系统演进的客观要求，也是人类自身发展的一种价值诉求。

进一步看，历史规律作为人的实践活动必须遵从的内在逻辑或本质联系一旦确立，不仅对人的实践活动及其结果具有制约作用，同时也对人的自觉活动具有积极的确证意义。随着历史过程的向前推移，实践内蕴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不仅不可分离，而且相互渗透，各自向着对方靠拢，其相互作用形成的矢量即基本方向也是一致的。这就是说，社会历史进程既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也是人的本质力量不断获得确证的过程；既是一个合乎客观规律的更迭过程，也是一个合乎人的目的的演进过程。如果仅仅将历史规律与人的自觉活动视为一种“制约”与“执行”的关系，那么将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47页。

无法将历史规律与自然规律、人类史与自然史真正区别开来。当然，从现实情况来看，的确如恩格斯所说的，“到目前为止”，历史规律并非在任何时代、任何历史条件下对人的本质力量的发挥与发展具有完全积极的确证意义。那是因为分工、私有制和阶级利益等的存在和制约，使得一定历史阶段的人们不可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一定的“本质关系”行事。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注意到，历史上不同的国家和民族因其社会制度的不同，意识形态、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等的差异，确立起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关系也是复杂的：有适合的，也有不那么适合的；或者从暂时看是适合的，从长远看则是不适合的。资本主义在各国的兴起和发展过程就是明证。由此不难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得出“两个必然”的科学结论绝非偶然。生产关系的确立与生产力发展要求之间的这种“不一致”现象并非绝对的坏事，它恰好证明，历史规律与人的自觉活动不可能长期处于对峙与冲突之中。历史规律既然为人的实践活动所创造，那么也就能够为人的自我意识加以反思和能动调控，从而使得历史规律的作用愈来愈显现出它的“进步性”，愈来愈与人的目的、意愿相契合、相一致。

沿着这一思路，恩格斯提到的“预期与非预期”的矛盾，也只有在人的历史实践及其规律作用的不断进步中才能得到合理的消解。从共时态看，当人类踏进文明门槛之后，由于旧式分工和私有制的存在，映入人们眼帘的是不同主体之间为了各自的利益而展开的纷争与冲突，从而造成历史的“预期”未能或很少如愿以偿。然而从历时态看，历史过程的演进往往表现为个人与社会互为目的和手段，并在阶级对抗的社会，一些人的发展要以另一些人的牺牲为前提。应该说，这是人类历史向着更高、更新阶段跃迁所必然要经历的阶段和必然要付出的代价。只有通过这些阶段和代价，才能最终为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铺平道路。

三、历史合力论与历史动力论之间的关系

在恩格斯晚年，一些资产阶级学者攻击唯物史观的另一个目的，就是捏造恩格斯和马克思之间的对立。在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上，他们认为马克思只强调“经济决定”，而恩格斯则试图超出这一限定，突出人的“意志冲动”作用。那么，如何理解恩格斯历史合力论与马克思历史动力论之间的关系，也是今天深理解历史合力论的重要方面和内容。

在说明问题之前，有必要就“合力”及其与“动力”概念的关系作些简要分析。笔者认为，在恩格斯历史合力论思想中，“合力”概念的使用有两种不同的含义：第一种含义是指历史发展的“最终的结果”，第二种含义则是指这种历史结果得以形成的内在机制。在后一层意义上，合力是指影响、推进或阻碍历史发展的动力、力量、杠杆等。也正是在后一种含义上，引申出我们应如何理解和把握恩格斯的历史合力论与马克思的历史动力论的相互关系问题。

对于这一问题，一些学者主要围绕动力概念的性质、动力的分类分层以及动力主体等展开讨论，较少关注或较少从总体上把握历史合力论与历史动力论之间的关系。笔者认为，就其理论基础、价值旨趣而言，恩格斯的历史合力论与马克思的历史动力论都是唯物史观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之间具有许多异曲同工之处。二者的差异主要体现在面临的时代主题不同，因而问题分析和解答的侧重点不同而已。

首先，从主体视角审视历史进程的“属人性”。前面论及，为了解答当时一些青年心中困惑的问题，恩格斯侧重从主体这一视角阐明了人在历史过程中的作用。根据恩格斯的合力论思想，对于“人”的作用，须从“个人作用”和“人民作用”的双重内涵及其相互关系的意义上去理解。就个

人来说,无论是普通个人还是杰出人物,对历史合力的形成都会有所贡献,但这种贡献只有融入历史潮流之中才能实际发挥作用。因为与其他生命存在物不同,人不仅是自然存在物,更是社会存在物。生活在社会中的个人并非是离群索居的孤立个体,而总是从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的”,即都是从属于一定的阶级、阶层或社会集团,他们都以一定的“社会身份”参与到历史活动中来。因此,恩格斯在“历史合力”形成中涉指的“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实质上体现的就是不同阶级、阶层或社会集团之间围绕自身利益,尤其经济利益而展开的较量。就人民而言,“人民”不是个人的简单集合。人民这一范畴尽管在不同的时代和历史条件下有着不同的内涵,但其实质则是一个由先进阶级引领的、广大劳动群众为基础的历史有机构成。在历史进程中,人民才是历史的真正主体和创造者。恩格斯在批评以往思想家未能寻得历史规律的原因时指出,要探求隐藏在历史事变背后并且构成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不要孤立研究个别人物,即使是杰出人物的思想动机,而要密切关注和深入探究广大人民群众、整个民族行动起来的动机。只有通过后者的引导,我们才能洞见历史发展的真实原因^①。由于社会现实和革命实践的需要,马克思当年从法律、哲学转入经济学领域,潜心研究人们的财产关系和物质利益,侧重于从客体视角把人类的历史发展视为一个以生产方式为轴心的自然历史过程。然而,马克思同样认为,这种“自然历史过程”决非一种无人身的自在过程。就人类史和自然史的关系看,“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②。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在谈到共产党人对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时,马克思更是从把握历史未来的角度郑重指明:以共产党人引领的无产阶级,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不仅没有自己的特殊私利,而且力求按照世界的本来面目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他们的意志和愿望与历史进程的客观要求深刻一致。因此,“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③。

其次,从偶然性作用正视历史发展的“曲折性”。在马克思那里,历史动力理论是一个由多动力要素构成的有机系统。每一种动力在历史发展中有着特殊的作用和功能,但其中生产方式始终是决定性的,阶级斗争无非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在阶级社会中的直接表现形式,科学技术随着生产的发展愈来愈成为“生产力”的要素,成为“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④。同时,马克思也强调,这些动力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中表现出来的必然性,只有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才能为自己开辟道路。马克思在致路·库格曼的信中写道“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么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这些偶然性本身自然纳入总的发展过程中,并且为其他偶然性所补偿。但是,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其中也包括一开始就站在运动最前面的那些人物的性格这样一种‘偶然情况’。”^⑤恩格斯也承认历史进程总的说来是受内在规律所支配,但偶然性在历史发展中却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恩格斯借用力的平行四边形法则,说明历史的最终结果不仅由许多单个力的相互作用所造成,而且在实际相互作用过程中,谁的“力”的活动能量大,谁就能在最后的合力中较多地体现自己的意志,使历史的结果向着自己的意志方向倾斜。历史结果的这种“非预期性”无疑向我们昭示:历史的总的进程固然有其规律可循,但历史的具体进程往往由于多种偶然因素的干扰和影响,使得历史进程的轨迹呈现出这样或那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4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6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06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77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54页。

样的摇摆和偏差。从整体上看,其中既有前进和上升,也有倒退和逆转,历史也因此而呈现出纷繁复杂、丰富多彩的画面。

第三,从统计特征阐释历史规律实现的“复杂性”。作为规律,历史规律与自然规律一样都体现了事物、现象之间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但就其表现形式而言,自然规律更多地表现为动力学特点,而历史规律则主要表现为统计学特征。一般说来,动力学规律涉及的关系是一一对应的,即一事物必然引发另一事物的确定关系。在动力学规律的作用下,偶然现象、随机现象可以忽略不计。而对于统计学规律来说,密切注意和敏锐捕捉大量的偶然现象、随机现象的发生不仅非常重要,而且只有通过大量扑朔迷离的偶然现象、随机现象的采集与分析,人们才能从中窥见事物发展的规律性。应该说,马克思的历史动力论更多地凸显了规律的动力学特征。也因为如此,马克思被他的论敌污蔑成了“经济决定论”或“历史决定论”者。恩格斯对此批评道,那是因为“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与相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①。为了回应和解答现实中出现的疑难和问题,恩格斯在历史合力论思想的阐发中,更多地揭示了历史规律实现机理的另一面,即在时空上呈现出的不均匀分布的“统计”特征。在恩格斯看来,每一种历史现象都包含有许多概率的和偶然的因素,历史过程由此而包含着许多随机因素和或然变量,在时间和空间方面呈现出不均匀分布的特点,并因此而具有概率统计的性质。这样一来,历史规律主要表现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趋势,以一种近似和波动的趋向而影响和作用于社会历史进程。马克思在总结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作用时表达了与恩格斯同样的思想“总的说来,在整个资本主义生产中,一般规律作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趋势,始终只是以一种极其错综复杂和近似的方式,作为从不断波动中得出的、但永远不能确定的平均数来发生作用。”^②至于谈到人类历史的总体发展时,马克思恩格斯更是从大尺度的时空维度揭示出:社会历史的发展,既表现为因果制约律的必然过程,又伴随有概率统计律的偶然过程,它们是同一规律在实现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两个方面。因此,对于社会历史现象的考察,我们不能局限于狭小的时空范围,必须将其纳入更广阔的历史长河中予以观之。“如果您划出曲线的中轴线,您就会发现,所考察的时期越长,所考察的范围越广,这个轴线就越同经济发展的轴线接近于平行。”^③很显然,统计律在社会领域的表现,并没有否定决定论,它否定的是原来固守的机械决定论,坚持的是偶然性和必然性对立统一的辩证决定论。

参考文献

- [1]〔法〕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
- [2]张一兵《恩格斯社会历史观“合力说”之新解》,《现代哲学》1991年第2期。
- [3]王南湜《历史合力论新探》,《南开学报》1995年第3期。
- [4]庞卓恒《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动力的理论及其现实意义》,《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5期。
- [5]张文喜《恩格斯“历史合力论”的历史语境及其当代意义》,《哲学研究》2009年第4期。

(编辑:谭晓军)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9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81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33页。

of SSA made a clear self-improvement , whose main views are moving closer towards Marxist theory in the new century , especially after 2008.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neo-liberal SSA and the research on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also highlight the basic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 The latest macro and microcosmic applications of SSA theory showed the breadth ,inclusiveness and potential of this theory. In recent years , not only has the SSA theory continues to develop and mature ,but more importantly ,it has also showed the strong tendency of return to the traditional Marxist economic theory.

Chinese and Western Thoughts on Competition: Evolution , Comparison and Contemporary Implications

Huang Maoxing and Ye Qi

In the long history of human civilization and practices of market competition , differences in system , culture , values , and development level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have resulted in different ideas of competition. The Chinese and Western ideas of competition share common characteristics in terms of the nature , interest pursuit and law of competition ,but differ in their theoretical systems ,as well as i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mode , scope and value attributes of competition. The main reasons for these differences lie in ideological background ,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 and social system. China should draw on the reasonable elements of both Chinese and Western thoughts on competition to formulate a concept of competition that is suitable for China'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 and on this basis participate in global competition in a more active manner.

Revisiting Several Relationships in Engels' Theory of Historical Resultant Force

Ye Zexiong

There are still some questions to be clarified and further explained in the research on Engels' theory of historical resultant force , of which some remain controversial , while others require further excavation and delibertaion.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and theoretical background of the theory , and taking account of the consistency in Engels' ideas , this paper investigated a few questions concer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istorical resultant force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 the law of history and the conscious human activity , and Engel's theory of historical resultant force and Marx's idea on the driving force of history.

Grasping the Great Logic of China and World Governance with Contemporary Marxism

Yang Chengxun and Qiao Farong

Under complex situation we should grasp the main direction of history. The great logic that Comrade Xi Jinping has emphasized for several times is , in essence , the objective law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the scientific and theoretical logic that is reflected in human subjectivity. To correctly grasp the great historical logic of China and world requires scientific understanding of the course of history. We need to study and explicate the inner mechanism of China's governance as well as global governance , get hold of the developmental logic of China's new normal at the present stage , and formulate the principle of governance with a comprehensive outlook in line with the great logic. To that end , we should fully understand the five development concepts , with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green development.